

# 卷十八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  
 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家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月照當時歌舞處  
 賈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化爲今日西陵灰  
 雖然不見人頭落  
 首飾歌舞人不同  
 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暗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青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仿若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古名石若蘭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金瓶梅  
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恹。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為証。

耳畔言猶在  
房中人不見

于今恩愛分  
無語自消覓

小玉前時曾指人，出常無事，雖是婦人，猶是士人，氣派不同。悲  
不離不散，人來拿，出此餘，子來，其土色，與此兩，登，其替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八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敬濟 金蓮解渴王潮兒

雨打梨花倍寂寥 幾回腸斷淚珠拋 睽違一載猶三載  
情緒千絲與萬條 好句每從秋裡得 離魂多自夢中消

香羅重解知何日 辜負巫山幾暮朝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單表陳敬濟，次日早飯時出  
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敬  
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薛嫂故意問姐夫來有何話說。敬濟道：  
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來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在我  
這裡，還未上主兒哩。敬濟道：在這里，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  
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因為你每遍同作弊，弄出

雖是起  
發却說

得幾款  
不似生  
到像

討添得  
妙在  
近情

說離散  
處語似  
恨面笑  
苦

醜事來纔把他打發出門教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趣  
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便將小廝來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場兒倒沒的弄  
的我也上不得門那敬濟便笑嘻嘻袖中拿出一兩銀子來權作一茶你  
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沒錢使將來謝  
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舖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來本利  
該八錢銀子你尋與我罷敬濟道這箇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  
一兩請敬濟裏間房裡去與春梅廝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菜兒我  
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壺酒并肉鮮之類教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敬  
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箇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箇弄的上不  
上下下不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敬濟道我的姐你既出了他家門  
我在他家也不久矣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教薛媽替你尋箇好人

家去罷我醜菜已是入不得的哇了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  
來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  
酒菜來放炕桌兒擺了兩箇做一處飲酒敘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  
遍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恁箇出色姐兒出來通不與一件兒衣服  
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裝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  
這碗裡傾倒那碗內也拋撒些兒原來這等夾腦風臨時出門倒虧了  
玉丫頭做了箇分上教他娘孳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孳甚  
麼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  
的教他兩箇在裡間自在坐箇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來生歡喜帶

不獨洗  
香湯要  
用湯壓  
價錢狠  
必利害

兩箇幹訖。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照連忙攬撥。敬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遲不上兩日。敬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拿枕頂出來。與薛嫂兒。又拿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廝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里。亦月娘聽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儘力敷說了一遍道。你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掙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教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我門來。這薛嫂兒聽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說道。天麼天麼。你老人家怪我差了。我趕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箇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十六兩原價。俺媒人

家那裡有這些銀子陪上。月娘又道。小廝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嚶耶嚶。又是一場兒。還是去來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獅子街舖內。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送枕頂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裡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駕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種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短吃。好短吃。好他在那裡也沒的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箇真實。你老人家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說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

半條月  
赤梅只  
一歡喜  
便不說  
完其味  
直如春  
攪且隱  
隱接去  
無痕

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薛嫂當下和月娘砸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襖兒。藍段裙子。腳上雙彎尖趂。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腳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拿出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拿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些兒。那吳月娘免不過只得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箇九箇媒人都是如此賺錢。他家却表陳敬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上了鎖。方纔睡去。因此弄不得手脚。敬濟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

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雌飯吃。吃傷了。你家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贍我。反說我雌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涕。十一月念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碗酒菜。點心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舖子。敬濟陪傅夥計吃。月娘便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傅夥計。與傅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了。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傅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敬濟不肯。定教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敬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拿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見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每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麼行。

嚴濟又  
恨又急  
文沒法  
奈何又  
欺月娘  
孤寡故  
無忌憚  
如此女  
妙在語  
語是少  
事不紀  
市井  
漸滑狂  
妻之談

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母聽信奴才言語，凡事托奴才不托我，我耐驚耐怕兒，傳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倚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牆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敬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裡，事在心頭。俺丈母聽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算我合了人人，沒合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裡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奸論，箇不應罪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贖物，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要子會事的，把俺女婿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家便益，傳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个醉了。王十九只

語語  
胸中死  
聊極矣

吃酒且把散話，草起這敬濟，睜眼瞅着傳夥計，罵道：老賊狗，怎的說我散話，揭跳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賺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要奪權兒做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教他打官司。那傳夥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見頭勢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敬濟倒在炕上睡下一宿，晚景題過，次日傳夥計早晨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訴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當初你家為官事，投到俺家來，權在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那時恐怕小人不足教俺家

一樁字  
若有逐  
零之意

明乖風  
放刁撒  
弄弄日  
娘畏而  
重之或  
可與金  
運復合  
是痴心  
邪是下  
害

晝夜。耽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帚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傳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舖擠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傳夥計吃。放在桌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裡哇哇的只管哭。這陳敬濟對着那些人。作要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相我養的。依我說話。教他休哭。他就

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裡說不說。這陳敬濟趕上踢了奶子兩腳。戲罵道。恠賊。邈邈。你說不是我。且踢箇响屁股兒。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姐夫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花。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搬救了半日。昏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胸。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將敬濟對衆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趕着我踢了兩腳。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裡。雪娥扶着月娘待的衆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

雪娥魚  
未充公  
報私仇  
於為此  
持計亦  
未有益  
于此者

些好友越發不好了。這小廝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纔  
說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  
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只顧教那小廝在家裡做甚麼。  
明日哄賺進後邊下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趕離門。教他家去。然後叫將  
王媽。媽子來。把那淫婦教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  
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家裡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  
水去了。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  
伏了丫鬟媳婦七八箇人。各拏短棍棒。使小廝來安兒請進。陳敬濟來。  
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教他當面跪下。問他你知罪麼。那陳敬濟也  
不跪。轉把臉兒高揚。佯佯不採。月娘大怒。於是率領雪娥并來興兒媳婦。  
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綉春。衆婦人。七手八脚。按在地下。拏棒搥短

這等棍  
頭不知  
從何處  
得來棍  
有包棍  
附其說

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  
脫了。露出那直豎一條棍。來說的家婦人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  
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裡罵道。好個沒根基的。王八羔子。敬濟口中不言。  
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箇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兜着褲子。往  
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廝跟隨。教他算帳。交與傅夥計。敬濟自知也立腳不  
定。一面收拾衣服。鋪蓋。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母  
舅張團練家。他舊房子。自任去了。正是

唯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潘金蓮在房中聽見打了敬濟。趕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  
一日月娘聽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兒去叫了王婆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  
王潮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百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



買了兩箇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聽見西門慶宅裡叫他  
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沒見你又早籠起頭去  
了有了媳婦兒不曾玳安道還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沒了你家誰人  
請我做甚麼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  
沒養兒子○物○語○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  
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怎守得住○物○語○只當尙改不了吃屎就  
弄碎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女婿子他姓甚麼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  
敬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事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  
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裡坐坐兒折針也○又○夾○出○來○時○食○想○妙○逢不出箇來只叫丫頭倒一  
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也還出來好  
箇浪蹄子淫婦休說我是你箇媒王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閒人進

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裡炒嚷作亂昨日差些  
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  
教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箇  
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與他箇箱子兒玳安道這箇少不的俺大娘自有  
箇處兩箇說話間到了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福坐下了鬢拿茶吃  
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  
今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王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  
或打發叫他吃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  
不的當初死鬼爲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箇銀人兒也有如  
今隨你聘嫁多少兒交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  
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我知道我也不肯

便一語  
便打到  
心上把

銀子抹  
這真利  
帶

便下一  
字  
呼傷心

小人於  
世並不  
肯讓大  
一刻全  
人半點  
當下勞  
面便來  
可畏可  
悲可歎

更難散  
去獨金  
蓮碎矣  
大哭可  
見情之  
所鍾離  
無情人  
亦不能  
絕

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箇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箇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歧少不的顧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拋頭露面的不吃人笑話月娘不言語了一面使丫鬟綉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睜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教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為下甚麼非作下甚麼反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裡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碾確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裡明金蓮你休呆裡撒奸說長道短我手裡使不的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沒箇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沒縫兒蚤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金蓮見

勢頭不好料難久住便也發話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有勢休要使盡了趕人不可趕上我在你家做老婆也不是一日兒怎聽奴才淫婦戳舌便這樣絕情絕義的打發我出去我去不打緊只要大家硬氣守到老沒箇破字兒纔好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箇箱子一張抽替桌兒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脚都填在箱內把秋菊叫到後邊來一把鎖就把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靈前大哭了一回又走到孟玉樓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一場一旦分離兩箇落了一回眼淚玉樓瞞着月娘悄悄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箇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蓬也沒箇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箇人來對我說聲奴往那里去順便到你那裡看你去

也是姊妹情腸，于是洒淚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擡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了轎子纔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共生離

金蓮於此味老  
的少情  
村的情  
的貴的  
賤的皆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裡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簷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刺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上，和王潮兒兩箇幹搖的床子一片响。

有所遇  
可謂傷  
善之矣  
眼前景  
心上事  
偏道得  
出

聲被王婆子醒來，聽見問那裡响。王潮兒道：「是櫃底下猫捕老鼠响。」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响，口裡說道：「只因有這些懋麩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良久。」又聽見動且搖的床子格支支响。王婆又問那裡响。王潮道：「是猫咬老鼠鑽在炕洞底下嚼的响。」婆子側耳果然聽見猫在炕洞裡咬的响，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廝幹完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句幾關說得這老鼠好——

你身軀兒小，膽兒大，嘴兒尖，忒潑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廂叫叫唧唧，擡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倫，偏好鑽穴隙，更有一庄兒不老實，到底改不的偷饒抹嘴。

有日陳敬濟打聽得潘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家聘嫁，因提著兩弔銅錢，走到王婆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的糞，這敬濟向前深深地唱箇喏。

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敬濟道請借裡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裡面敬濟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敬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蠓子我老娘手裡放不過敬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吊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吊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休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許教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敬濟見這虔婆口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

終是老  
手刀刀  
兒血

頭銀腳簪子重五錢殺雞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箇那婆子於是收了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睨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於是掀簾放敬濟進裡間婦人正坐在炕上看見敬濟便埋怨他道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出醜惹人嫌你就影兒也不來看我看見了我娘兒們好好的折散的你東我西皆是為誰來說着扯住敬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嘆哭恐怕有人聽見敬濟道我的姐姐我為你剝皮剝肉你為我受氣就羞怎不來看你非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去了纏打聽知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折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

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裡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箇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有何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敬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母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箇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敬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熟了。折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母舅那里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休說五六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昨日○勝○空○扣○來○作○脈○妙○甚湖州販紬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街坊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箇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擎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

又嚇他一陣是  
薛小影  
兒手段

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一直走出街上。大嚶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放屁。敬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嚶聲我依王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場。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就不是你的人了。敬濟道。我顧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米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休要少了我。先與你說明白。着敬濟道。這箇不必說。恐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敬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顧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這去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忘禍

武都頭殺嫂祭兄

悠悠嗟我里。世亂各東西。存者問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家既敗。壯士歸來時。行久見空巷。日暮氣慘悽。但逢狐與狸。豎毛怒裂背。我有錫鏤劍。對此吐長霓。

話說陳敬濟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箇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里去。春鴻道。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了。頭伯爵又問你五娘為甚麼打發出來嫁人。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趕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姐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見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槍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

十一

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沒出產。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還是這裡尋箇人家跟罷。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沒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画童兒都走了。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沒順便人帶去。這城內尋箇人家跟。又沒箇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心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邊去。做甚你肚裡會幾句唱。愁這城內尋不出王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箇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仗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塚。留下你做箇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個儻。又愛好。你就是箇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倒地下。就磕了箇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

為利不  
多圖奉  
承有眼  
何苦定  
要損撥  
春鴻去  
此不失  
其小入  
之為小  
人也

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箇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抓弄小的，怎了？」伯爵道：「這箇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箇帖兒封一兩銀子與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不把你，不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送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離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離守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買了八盤素菓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遂兩家割

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為定禮。聽見玳安兒拿進張二官府帖兒，弁一兩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見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會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得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為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拏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育女婿，方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

他婦人  
失計便  
有報應  
獨李嬌

兒二番  
 花燭一  
 番新想  
 媚妓迎  
 新華舊  
 是其本  
 小事故  
 天縱之  
 耳  
 春梅自  
 意金蓮  
 不得在  
 如春梅  
 而忘金  
 蓮者多  
 矣則春  
 梅一段  
 感恩圖  
 報之懷  
 去豈易  
 及

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箇娘子娘兒兩箇生生吃他害殺了以此張二  
 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  
 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箇小丫鬟就一連在  
 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服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  
 子又買了箇使女扶持他立他做第二房大娘子一日失明吃長齋念佛  
 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亦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  
 教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  
 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箇在一處廝守這幾年他大氣兒  
 不着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只知折散開不想今日他也出  
 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每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  
 樣兒諸般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

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  
 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銀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箇出色的  
 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  
 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擎着銀子  
 和王婆說王婆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  
 不要便罷了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拿回銀子來稟守備丟  
 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啼上哭上好友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  
 伴兒死也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  
 李安檀包內拿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  
 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擡的去了這周忠就惱  
 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腳騰使沒處尋兩腳老婆愁尋不出



貪利不  
畏社王  
意已定

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爹管不着你  
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爺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  
子要他何用李安道勒指俺兩番三次來回賊老淫婦越發鸚哥兒風了  
拉着周忠說管家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教牢子拿去搜與他一  
頓好搜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敬濟那口食絲他罵只是不言語二人到  
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拿  
轎子擡了來罷周忠說爺就與了一百兩王婆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  
兩日他若張致拿到府中搜與他一頓搜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段金蓮  
生有地而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  
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為証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緣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單表武松自從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  
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  
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王蘭嫁與張都監為妾賺武松去假  
捏賊情將武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  
箇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  
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教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教看顧  
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  
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交付迎  
兒那時迎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就有人告他說西門  
慶已死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

在心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次日理情穿衣逕走過間壁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裡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便問王媽上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麪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上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上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鬚子橙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請他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椿事和媽上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敢煩媽上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是迎兒大了娶得瘦子家去看管迎兒

通七說  
舊軒如  
今胸中  
已抹過  
從前

報仇之  
意主安  
所目交  
愛心者  
而今竟  
若忘之  
何哉一  
為利  
一為淫  
迷故戶  
以為已  
往之事  
不務  
矣

早晚招箇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教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見便道他在便在我這里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說謝他便道等我慢上和他說那婦人在簾內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我這段姻緣還落在他手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已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叔叔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我一件只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為他使了許多就打恁箇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與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屁滾尿流沒口說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上點了

一鍾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脫的緊，又有三四箇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允。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自促其死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對銀子。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拏出施恩與知寨劉高那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拿天平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桌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雖是陳敬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合着我見鐘不，打去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忪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哥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蒸花兒，你等不到晚了，也待我往他大娘那里交了銀

死將至  
且次  
且說

談話世  
人大都  
如此

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那武松蒸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復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只叫我發脫，又沒和我斷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兩銀子，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一半多。養家就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要去了。王婆道：鬼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家小叔，還吃舊鍋裡粥去了。月娘听了，暗中跌脚。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精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于休。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教王潮先把婦人箱籠桌兒送過去。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過門，換了孝，戴着新髮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點着燈燭，重立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

有些疑忌。鬚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迎見。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裡没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教迎見。拏菜蔬擺在桌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聽的一聲响。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刃薄背厚的朴刀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在掩心。便睜圓性眼。倒豎剛鬚。說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拏刀弄杖。不是耍處。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若動一動步兒。先吃了五七刀子。一回回過臉來看。

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听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炮。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忪楂的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婦人。鬚髻。右手匹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番。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脉。被這漢子。隔桌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桌子。前那婆子。見勢頭不好。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叉步趕上。揪着在地。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腳。綁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不得。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道。你願那箇。你教西門慶那厮。墊發我充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厮。却在那里。你不說時。先剛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上撒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

金蓮何  
等慈心  
巧舌到  
英雄手  
中都用  
不着

到此時  
任王婆  
利嘴亦  
難支吾

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剝淨了，跪在靈桌子前。武松唱道：「淫婦快說，那婦人說得竟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後怎的踢傷武大心窩。王婆怎地教唆下毒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中叫苦，說：「才料你實說了。」却教老身怎的支吾。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勢頭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呸」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劈胸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鬢髻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股，後用兩隻腳踏他兩隻胳膊，便道：「淫婦，你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胃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腹

誠至此  
不敢生  
恚不忍  
稱快  
而心突  
測也難  
言哉

腹心窩內，只一刻刻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閉，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雙手去幹開他胃脯，撲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漉漉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這兒小女在旁看見，說：「只掩了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

誰知武二持刀殺

往事看嗟一場夢

衣裳脫去跪靈前

只道西門綁腿頑

今身不直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便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那時有初更時分，到扣迎兒在屋裡迎兒道：叔叔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上街上，叫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牆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撇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都歸武松都包裹了，提了朴刀，越後牆趕五更，換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里躲住，餓了頭，拖上梁山為盜去了。正是

平生不作縲紲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第八十八回

陳敬濟感舊祭金蓮

龐大姐埋屍托張勝

夢中雖暫見 及覺始知非 轉展不成寐 徒倚獨披衣  
 淒淒曉風急 掩掩月光微 空床常達旦 所思終不歸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去了，不題。且說王潮見街上叫了保甲來，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中衣服丟的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人，却封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灑灑兩箇死屍，倒在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迎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藁城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迎兒，眼同當

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蓋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掛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且表陳敬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敬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趲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滿家帶孝。敬濟見

父死而有子長

成其好

知也奈

而殊不

太可為

痛心

知怨也  
則奈必  
以此甚

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敬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上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如今只得和你打發你爹。上靈柩回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敬濟听了。心內暗道。這一回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耽閣却不悞了。六姐不如先誰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未免起眼。倘遇小人。怎了。寧可耽遲不耽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母親隨後。和陳定家眷。併父親靈柩。過年正月。同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築墳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所信。

命此一  
想折足  
平生之  
福矣後  
之流落  
不得其  
死何怪

敬濟巧言就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所說既然如此我仍搬回家去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敬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箇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誰敢道箇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正是人便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敬濟就打了一箇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理着兩箇尸首上面兩桿鎗交叉挑着箇燈籠門首掛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為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婆二命有人捕獲

理尼愚  
恣極矣  
所遺窮  
苦至矣

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敬濟仰頭看見便立睜了只見窩舖中鑽出兩箇人來喝聲道甚麼人看此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批步便來捉獲敬濟慌的奔走不迭恰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箇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你好好大膽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敬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箇識熟朋友跌指甲楊二郎二人聲喏楊二郎道哥哥一向不見那里去來敬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楊二郎告道他是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箇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郎家養活了三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為妻小去了見今這兩箇屍首日父只顧埋



而竟  
不夫嫁  
傷人妻  
作者指  
完此案  
不無微  
意

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日月纔拿住兇犯武松說畢楊  
二郎招了敬濟上酒樓飲酒與哥拂塵敬濟見婦人已死心中痛苦不了  
那里吃得下酒約莫飲勾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  
錢帛在紫石街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題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  
陳敬濟今日替你燒陌錢紙皆因我來遲了一步誤了你性命你活時為  
人死後為神早保佑捉獲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在法場上看着  
剛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紙敬濟回家關了門戶走歸  
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敬濟哭道我  
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  
那厮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各處尋討漿水適  
間蒙你送了一陌錢紙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

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堊埋免得日久暴露敬濟哭道我的姐姐我  
可知要堊埋你但恐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只恁賴我倒趁了  
他機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教他堊埋你身屍便了婦人  
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攔不放奴須慢慢再哀告他  
則個敬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脫却是  
南柯一夢枕上听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說道怪哉我剛纔分明夢見  
六姐向我訴告衷腸教我堊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着武松是好傷  
感人也正是

夢中無限傷心事

獨坐空房哭到明

按下一頭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箇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  
為盜地方保甲鄰佑呈報到官所有兩箇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

金蓮一  
身生時  
任人狠  
藉路  
倒路埋  
所不惜  
也及死  
後體悲  
戀此屍  
亦大可  
笑

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听回去。只說兇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鬢蓬鬆。渾身是血。叫道：「厖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噴喝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洒。鷄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箇去處。奴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掙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中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也沒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來回報。正他兇身。已自

八二

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這庄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說那里話。若肯在老爺前擡舉小人一二。便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道：「這死的婦人是我一箇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擡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箇不打緊。小人就去了。李安說：「只怕縣中不教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箇帖兒。下與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

六梅一女奴也  
忍委命  
亦極  
斯亦奇  
矣及記  
為福皇  
則又變  
而為惡  
欺矣造  
化不測  
犯

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為他費心想着死了時整哭了三  
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歡  
今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葬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  
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听  
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後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  
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具棺材把  
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內用線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  
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永福寺里罷那里有空閑地就叫了兩名伴當  
擡到永福寺對長老說這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要一塊地兒葬埋長老  
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里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  
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

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老道堅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戲超  
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壘酒一腿猪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  
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擡舉  
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  
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箇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次日張  
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  
却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等念  
經發送歸葬墳內敬濟在家听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  
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  
一接敬濟只說心中不好家裡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上怎的不見敬  
濟道他見母親到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教你舅上住着慌搬去怎

的一百他母舅張團練來看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敘說不必細說次日張氏早使敬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紙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箇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咭二人問道哥哥那里去敬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裡明日二十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伯靈柩到了有失吊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敬濟道也只在二三日之間念經畢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敬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玉婆是他兒子領去這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材差人擡出城外永福寺去葬了敬濟听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

寫敬濟  
不孝如  
刺骨  
此等不  
孝中人  
上下皆  
有之讀  
者不可  
徒笑敬  
濟而不  
自省也

幾箇永福寺二郎道南門外只有一箇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幾箇永福寺來敬濟聽了暗喜就是這箇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堅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是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敬濟且不參見他父親靈柩先拿錢紙祭物至於金蓮墳上與他祭了燒化錢紙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敬濟敬來典你燒一陌錢紙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纔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紙祭祀通典長老經錢教他二十日請八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敬濟到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葬已畢來家母子過日不題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

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箇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當時古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參禪講經說法鋪眉苦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鎗弄棒。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色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便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拾資才共成勝事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漢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喚小玉往

和尚能  
變聖言  
更有入  
愛

戲謔得  
有韻有  
趣可作  
世說補

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弔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來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變驢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怎的把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帽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小玉道這禿廝好無禮這些人跔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箇兒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箇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相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若

小玉情  
竇之開  
而耳目  
多事不  
必言去  
說和尚  
看他却  
未必盡  
謗也

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也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玉道：「認得你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着眾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喚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

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

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家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來，見月娘眾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怎的影跡兒也不來我這里走走。

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麼，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與他兒子和北邊徐公公家做親，娶了他姪女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朝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裡咱家小大姐那裡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麼惱我哩。」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庄事做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撇取老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紙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此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

絕不虛  
來除去

不知笑  
下猶作  
布衣者

購此語  
月娘備  
可雪娥  
將氣死

月娘為  
德不幸  
至此和  
免有漸  
色

世上二  
種輕薄  
人只是  
眼淺

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裡。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冤有頭債  
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  
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  
娥在傍說春梅。曾在守備府中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裡拿出銀子。替  
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嗔當他。甚麼人。薛嫂道。耶嚶。你還不知守備  
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裡歇卧。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見他生的好  
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箇使女伏侍他。老爺一  
連在他房裡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  
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  
了小姐。雖故當家。搵着箇孩子。如今太。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  
好不聽他說話哩。且說銀子。手裡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

語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裡備一張祭桌。一疋尺  
頭。一分冥紙。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紙去。薛嫂兒道。你老人家不去。月  
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家去罷。那薛嫂約定。你教大姐收拾  
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我來。月娘道。你如今到那里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  
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  
你做甚麼。薛嫂道。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箇月。身孕了。老爺好不  
喜歡。叫了我。去。已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的。沒  
個行款也。他賣與守備。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少說也有  
幾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大道。月娘道。他還有正景大奶奶。房裡還有  
一箇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  
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從天降下鈎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

爲証

曾記當年侍玉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忙。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佳人命薄漢絕代紅粉幾多黃土豈是老天渾不管好惡隨人自取既賦嬌容又全慧性却遣輕歸去不平如此問天天更不語可惜國色天香隨時飛謝埋沒今如許借問繁華何處在多少樓臺歌舞紫陌春遊綠窓晚綉姊姝嬌看嫵人生失意從來無問今古。

右詞翠樓吟

話說月娘次日備了一張桌并冥紙尺頭之類大姐身穿孝服坐轎子先

月娘禮短即薛嫂說來亦覺口

叫薛嫂押祭禮到陳宅來只見陳敬濟正在門首站立便問是那裡的薛

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

敬濟便道我髻髮合的纔是丈母正月十六日貼門神來遲了半個月人

也人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說寡婦家沒脚蟹不知親家

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敬濟問是誰

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母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

敬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擡回去好的死了萬方千千我要他做甚麼薛嫂

道常言道嫁夫着王怎的說這箇話敬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

走那擡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敬濟向前踢了兩腳罵道還不與我擡了

去我把你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髻毛都蒿淨了那擡轎子的見他踢起

來只得擡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擡去



孝活女  
嬌幾年  
便以爲  
恩收女  
婚許多  
東西便  
不題起  
燒香好  
佛人大  
都如此

了薛嫂兒沒奈何教張氏收下祭禮走來回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箇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只恨死鬼當初攬的好貨在家裡弄出事來到今日教我做臭老鼠教他這等放屁辣臊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母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裡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你不到井裏他好膽子恒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教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敬濟家來不想陳敬濟不在家往墳上替他父親添土疊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見識他昨日已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

月娘教  
語而排  
送大姐  
再敬濟  
打罵矣

既送大  
難來則  
粧奩箱  
飲應該  
還他房  
何置下  
自是月  
娘理短

敬濟墳上回來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起這大產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婿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做甚大姐亦罵沒廉恥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被敬濟扯過頭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把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這正是誰知好事多更變一念翻成怨恨媒這里不去不題且說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紙三牲祭物擡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墳上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畱下孫雪娥和大姐衆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都

一篇絕  
妙遊春  
哨

坐轎子往墳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芳徑，地下飛的塵謂之香塵，千花發，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粧臉，妖嬈嫩柳，嬈宮腰，細膩百轉，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暖溽鶯黃，水泐荇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有詩為証。

清明何處不生烟  
人笑人歌芳草地  
海棠枝上綿鶯語

郊外微風掛紙錢  
乍晴乍雨杏花天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画板

紙繩搖拽學飛仙

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墳上，玳安押着食盒先到，厨下生起火來，厨後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姪子如意見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客坐內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墳上祭臺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紙錢，只等吳大妗子。原來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已牌時分，纔同吳大舅顧了兩箇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這驢兒怎麼騎，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同來西門慶墳上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自拿一根，遞一根與玉樓，又遞一根與姪子如意兒，替孝哥上。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種在香爐內，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為人，死後為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墳前燒一陌錢紙，你

難寫諸  
修情景  
而候入  
寺催起  
身之脈  
以淡  
姑此何  
等幽細

前真哭  
此則假  
哭矣世  
情之假  
往徒從  
真來故  
准測識

保佑他長命百歲替你做墳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拜畢，掩面痛哭。玉樓向前，插上香，也深深拜下。同月娘大哭了一場。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大奶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玳安把錢紙燒了，讓到庄上捲棚內，放桌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奶子上坐，月娘與玉樓下陪。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奶子家使的老姐蘭花，也在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里吃酒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裡，也上墳。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地不與他清明寒食燒紙，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箇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墳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

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墳，你教伴當擡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燒分紙錢，也是好處。至次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逕往城南祖墳上。那里有大庄院，廳堂花園，享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唱路上墳。要子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奶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安來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里設放桌席等候。又見大奶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擡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墳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關關喧喧，不知有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裡，一座菴院，蓋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大殿龍

鱗瓦砌碧成行兩下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峩檐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殿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麼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拾兩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姑子說咱也到這寺裡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見了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

男女前後兩廊恭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答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周翁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眾僧行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時坐禪與四方檀越答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來菩薩請坐月娘道不當打攬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教大舅遙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稍坐畧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下桌兒奉上素菜齋食餚饌上來那和尚在旁陪坐纔舉筋兒讓眾人吃時忽見兩箇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雨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彌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

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箇箇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萬勿見罪。這春梅在轎內答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忙將祭桌紙錢來擺設。下春梅轎手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轎。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擺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要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能悞了你。悔已是遲了。說畢。令左右把錢紙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不已。吳月娘在僧房內。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山門迎接。又不見進

來。問小和尚。小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箇姐姐。新近墓下。今日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也不見的。月娘道。他那得箇姐來死了。墓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府里小夫人姓甚。小和尚道。姓龐。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經錢。教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他爹說。春梅娘家姓龐。叫龐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來分付小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擡進方丈二門裡。纔下月娘和玉樓。眾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得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粉粧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上穿大紅粧花襖。下着翠藍縷金寬闊裙子。帶着玳瑁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峩。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髻。後雙拖紅綉襖。偏襯

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曾前搖响玉玎璫。坐下時一陣麝  
 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  
 容。閒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  
 離碧漢。死如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讓春梅坐下。長老參見已畢。少沙  
 彌。奉上茶來。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小奶奶來。外裡祭祀有  
 失。迎接萬望恕罪。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那和尚說小僧  
 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觀施小僧請了八  
 眾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晚夕。又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道  
 場。圓滿纔打發兩位管家進城宅裡。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  
 下鐘盞來。長老只顧在旁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眾人攔阻在

四三

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  
 又不肯放。走來方丈。稟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  
 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  
 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  
 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罷。天色晚了。俺們告辭  
 去了。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  
 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  
 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颺。磕下頭去。慌的大妗子還禮不  
 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  
 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  
 磕頭。月娘玉樓亦欲還禮。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箇頭。說不知是娘們

月娘為 相輕傳 春梅為 中二姐 陽春稱 應買又 不與一 件衣物 本日自 無須見 春梅 春梅曰 奴不是 那個人 則月娘 是那樣

人可知

此時人

梅笑而

春梅

不敗常

作能大

是可兒

在這裡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  
 奴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豈敢說怪因見  
 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  
 來與姐姐磕過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平  
 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箇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  
 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  
 兒如意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唱個喏把月娘喜歡的要不得玉樓道  
 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  
 娘他老人家新埋墓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  
 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  
 墓在這里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是潘六姐死了多齡

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里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  
 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

歸、知  
 恩、知  
 自、今、結  
 怨、人、內

金蓮自  
 坐、淫、耳  
 未、嘗、傷  
 及、月、娘  
 也、月、娘  
 何、絕、之  
 深、

到此方  
 寫、景、隱  
 本、之、極

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擡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  
 葬他說畢長老教小和尚放桌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桌子蒸酥點心  
 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絕細春芽雀舌甜水好茶眾人吃了收下家活  
 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里要往金蓮墳上看  
 看替他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教小沙彌  
 買紙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裡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  
 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見三尺墳堆一堆  
 黃土數椰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  
 這里金日孟三姐候到寺中與你燒陌錢紙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箇

放聲大哭，那奶子如意見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說了他如意見道：「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墳上看玉樓燒紙，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勻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桌子，布餽內飾上酒來，銀鐘牙筋，請大奶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都在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桌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忽見兩箇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庄，差小的來請小奶子看禱，要調百戲的。」大奶子、二奶子都去了，請奶子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大奶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不可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們去罷。」那春梅那裡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

連用不  
慌不忙  
轉似空  
虛忙者  
春梅婢  
作天人  
到底不

見長着休要斷了這們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的好日子，奴往家裡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說勻了，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勻了，你大奶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奶子沒轎子，我這裡有跟隨小馬兒，撿一疋典，奶子騎送了家去。」大奶子再三不肯辭了，方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眾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明隨，唱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月娘前  
何偃而  
後何恭  
人情乎  
勢利乎  
趨子乎  
小人乎  
思之可  
端

樹葉還有相逢處

豈可人無得運時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受辱守備府

菟絲附蓬麻

引蔓原不長

失身典狂夫

不如棄道傍



暮夜為儂好 席不暖儂床 昏來晨一別 無乃太匆忙

行將瀆死地 沈痛迫中腸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幕天席地設下酒筵。拜候多時了遠望月娘眾人轎子駟子到了問道如何這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眾人坐下正領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來人烟喧雜月娘眾人躡着高阜把眼觀看只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原來是本縣知縣相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見為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鞠常在三瓦兩巷中走人稱他為李棍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頂纏棕小帽脚踏乾黃靴同即吏何不羣



帶領二三十好漢牽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村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

至樓前  
人意思  
出便傷  
貞潔只  
在無意  
中暗暗  
運靈處  
嘗者以  
禮也

走馬賣解豎肩椿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引了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諱名號為山東夜叉頭戴萬字巾身穿紫窄衫銷金裡肚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鎗背插招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往來賣弄手段這李衙內正看處忽擡頭看見一簇婦人在高阜處飲酒內中一箇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是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開架兒來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箇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的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開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眼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姪子一箇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箇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箇娘

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上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月娘和大舅眾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衙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上轎騎驢一徑回家有詩爲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  
有緣千里來相會

一回遊賞一回新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里月娘眾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只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平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

雪娥與  
來旺情  
人也曾  
調別後

說而  
不復

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裡出去的來旺兒雪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里來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到原籍徐州家裏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路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每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楚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敢相認雪娥道原來是你教我只顧認了半日白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裡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裡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裡來打開箱子用篋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大姐與雪娥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髻花翠翹備冠弁零碎草

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髻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樣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和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裡就聽見人說爹死了大娘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來昭也在跟前同敘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眾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眾人丫頭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僱了匹驢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裡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每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悞

月娘口  
津  
以悞  
遇為幸  
認親為  
親此藉  
為厚全  
不以實  
去為悞  
亦大可  
笑  
徒且不  
聞有此  
言羞甚

打悞撞遇見他娘兒每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裡長老擺齋吃了落後他又教伴當擺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他看見哥兒又共了他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是出落的比舊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時在咱家時我見他比眾丫鬚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箇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灵恁般造化孟玉樓道祖上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裡孩子守備好不喜懽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他又在這里學會了銀匠挑着擔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紙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教他等着我來家雪娥道俺每教他明

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搵着口兒，果杰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緊，怎得凍着？」月娘道：「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墳上說了他來了。」那等分付教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小玉姐看着，只抱了他到那里看？」就來了。幾時說着他來，月娘道：「別說嘴，看那看兒，怎的却把他說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脈息，抹了身上，說着了些○便○心○上○驚寒撞見邪祟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奶子抱着他，烘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涼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了茶，典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起，倒、整亂了。

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來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來。昭道：「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蒸，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下兩箇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里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逼勒的吊死了，將有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說不的，只是娘心裡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拏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

月娘一  
味以誠  
心待人  
離不失  
爲好人

燕窩亂  
皆此好  
人釀成  
也世亦  
何貴有  
此好人  
哉

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裡面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盤點心  
教他吃那雪娥在厨上一力攪撥又熬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  
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眾人歸到後邊去雪娥獨自悄悄和他說話你  
常上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教來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  
裏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箇通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  
門晚夕關不閑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來昭屋裡等到晚夕踩着梯  
攪越過墻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細話與你  
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歡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擔兒出門正  
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鬼有詩為征

閒來無事倚門闌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  
故把秋波送幾番

新及後  
要此物  
財前

這來旺兒歡喜來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擔兒出來賣生活慢慢是  
來西門慶門首等來昭出來與他唱喏那來昭便說旺哥稀罕好些時不  
見你了來旺兒笑道不是也不來裡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來  
昭一面把來旺兒讓到房裡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來昭道你嫂子  
今日後邊上竈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來昭說這銀子取壺酒  
來和哥嫂吃來昭道何消這許多即叫他兒子鉄棍兒過來那鉄棍吊起  
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  
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  
在這裡來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要打壺酒咱兩口兒  
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  
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來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

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人休說假話裏邊雪姑娘昨日已央及達知我了你兩箇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你休推睡裡夢裡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你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你要獨吃須把些汗水教我啣一啣俺替你每須說許多利害那來旺便跪下說只望哥嫂周全竝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來照屋裡窩藏待夜裡闔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牆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爲証

報應本無私

影嚮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已不到晚竟到來照屋裡打酒和他兩口兒吃

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開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箇暗號兒只聽牆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踏着梯椽黑暗中扒過粉牆雪娥那邊用橈子接着兩箇就在西耳房堆馬鞍子去處兩箇相撲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婦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鎗強壯儘力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幹畢雪娥遍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這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灣小巷倒避眼咱兩箇收奔那里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裏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箇商量已定這來旺就作別雪娥依舊扒

所算亦  
是既石  
此算何  
不稟明  
月娘擇  
一夫嫁  
之爲正  
大正

過牆來到來昭屋裡，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窺入來昭屋裡，晚夕依舊跳過牆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來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敬濟要了，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伏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裡，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箇匣內，用手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來昭屋裡等候。兩箇要走來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的，不如你每打房上去，就躡被些瓦，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畱一箇銀折盃，一根金耳釵，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

在香房  
子生人  
偶為奇  
事豈惡  
大愚婦  
所可效  
也雪娥  
來昭互  
甚數也

之時，隔房扒過去，來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擎着一根香，躡着梯子，打發兩箇扒上房去，一步一步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教雪娥躡着他肩背，接接下來，兩箇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問往那里去的男女。雪娥便說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裡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旺兒得的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打人鬧裡，揆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箇僻靜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到於屈姥家屈姥上，還

雨慶  
懷事必  
盛為播  
揚者以  
其作書  
懲創之  
大意故  
耳

未開門叫了半日屈姥七纔起來開了門兒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  
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里有房子  
且借一間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適與屈姥七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  
姥得了銀子只得留下他兒子屈鐺因見鄭旺夫妻二人帶着許多金銀  
首飾東西夜晚見財起意就掘開房門偷盜出來去要錢致被捉獲具了  
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見在即差人押着屈鐺  
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了那雪娥說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  
了滲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  
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  
小廝來旺兒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鐺搗摸了今  
事發見官當下一箇傳十箇十箇傳百箇路上行人人口似飛月娘家中自

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  
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  
兒便說他要便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來  
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來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  
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躡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躡訪只  
得按納舍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理問這件事先把屈鐺夾了一頓追出  
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鍾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  
一箇匣一箇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  
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  
一包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  
鐺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



屈姥上當下都當官撥了一撥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教人遍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污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差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官媒人來當官辨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辨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竈，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竈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裡繡金床上錦帳之中，纔起來，手下了髮，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頭進見，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箇

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撮去了髮髻，剝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娥聽了暗暗叫苦，自古世間打牆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動往廚下去了，有詩為証

布袋和尚到明州

策杖芒鞋任處遊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